



前言

青春之歌

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,每个人都有一段珍贵蓬勃的青年时代,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,无论当中有多少酸甜苦辣,那些青涩动人的往事让人回味无穷,因为那是人一生中最为年轻,懵懂,纯洁,自由,朝气蓬勃的时代。马上就到青年节了,在这个重大的节日来临之际,我们特用一个专版“青春之歌”致敬我们的青春,打开那些亲切泛黄的回忆,追忆往事,憧憬未来,无论年华如何逝去,无论我们遭遇多少世事,青年和青春都值得赞美和歌颂。

策划:李卉
执行:罗玉珍

吉他里的美好时光

谢华勤

(一)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正是校园民谣火爆的年代,随之兴起的,是各种吉他培训班的招生,大批吉他爱好者背着吉他,穿梭在校园之中。阶梯教室里,花园小径旁,公园山坡边,操场台阶上、男女寝室中都飘荡着优美而又纯情的歌曲:风过雨后/是不寻常的雨/曾经热闹的风景/已不见了踪迹/我忙着把单车支好/为的是雨中的她/能看得更清楚……

寝室中已有两把木吉他,然后又加了电吉他,我也被这股热潮挟裹着,拿起了下铺兄弟的吉他。

可惜音乐天赋欠缺,加上手指又不灵活,捣鼓了半天,才勉强掌握了《童年》《青春》两首简单的和弦指法。

“带着点流浪的喜悦/我就这样一去不回/没有谁暗示年少时/那想家的苦涩滋味/每一片金黄的落霞/我都想去紧紧依偎……”

毕业季匆匆而至,我来到了陌生的城市,身边多了把室友送的吉他。三五之夜,一人身处异乡,推窗而望,皓

月当空,归思难收。于是抱着吉他,来到空旷的操场,在苍茫的月下,轻拨心弦。

“弹得不错呀,小谢!”不知什么时候,校团委支书来到身旁。

于是乎,在年度教职工联欢晚会上我又弹唱了这一首《青春》。然后呢,在校元旦文艺晚会上,我受邀担任了晚会的评委,但总感觉有点太年轻、艺不配位,如坐针毡。

开始时一切正常,气氛融洽,和旁边的年级组长有说有笑,我打份也中规中矩。

到本年级的节目上场了,质量中等偏上,我就打了个相应的分数交了上去,递打单时年级组长瞥了一眼。最后年级组节目获二等奖,比一等奖的几个节目少了一点分,差距不大。

“小谢,自己年级的节目为什么不多打一点分呢,不然就是一等奖了。”事后年级组长私下里批评我。

不谙世事的我从再与晚会评委无缘。

(二)

那时学校年轻老师多,且住一幢楼,没事楼上楼下互相窜门,不避男女。

隔壁是位本地女老师,平时没什么事常去她那烤火,反正一个人也是烤,两个人也是烤。

“谢老师,教我弹吉他吧,我觉得挺好玩的”,她说。

我买来新弦,换下旧弦,校好音,又找出那本吉他入门教程,开始了不太称职的吉他指导。

几番下来,略有长进,无奈我只懂皮毛,她只好自学。

工作了一年,我积攒了些钱,到长沙买了台电脑。

“谢老师,教我学电脑吧,我想练打字。”她又发现了新的兴趣。

TT打字软件正兴起,我正在练盲打字音。王码五笔输入正风行,我也正在努力地背字根表。

“谢老师,快来帮我拿一下钥匙,我房间门不小心关了,钥匙落在了房间里。”

青春伴着烧红的铆钉飞扬

杨别除

我二十至三十岁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原株洲车辆厂度过的,工厂主要生产用于货运的铁路敞车。

我虽然从事管理工作,但进厂的第一年在生产一线劳动过,那钢花四溅的铸钢分厂、加工秩序井然的台车分厂、剪钢板就像裁缝师傅裁布料般轻松的备料分厂、还有焊花飞溅、噪音隆隆的组装分厂,都留下过我的青春足迹。

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组装分厂的铆接工序。

铁路敞车进入最后一道制造工序。车身和平台的连接,是一体固定成型,在以后的使用中不考虑分拆,因而在设计上采用铆接工艺。

铆钉长约三寸,一头是半球形的铆头,铆杆是圆柱形,有成年人的大拇指那么粗。

敞车的铆接工作由铆工班负责,两人一组,铆接一台敞车。铆工班分为若干组,清一色的年轻人,有的刚进厂,年纪不到二十岁。

在炎热的夏季,他们身穿工作服,长衣长裤,车间内的温度比室外还高,他们汗流浃背,擦完之后,咬牙坚持。手上带着一双帆布手套,手背是白色的,手掌那面却是黑乎乎的,脚蹬一双翻毛工作皮靴,脖子上系条擦汗的毛巾,不一会儿,取下,用手一拧,汗水直往下滴。

在敞车的旁边有一口燃烧焦炭的火炉,炉口吐着紫色的火苗,跳跃着,忽上忽下。一人负责用钢钳把深色的两颗铆钉放入火炉中加热,直到通体烧红,温度高达摄氏七八百度。

组装分厂噪音大,相差几米,人与人讲话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。负责烧红铆钉的人,用钢钳在敞车平台的钢板上敲击两下,发出铛铛的金属敲击声,向对方发出信号。接着用钢钳夹住两根火红的铆钉,面对另一人的站立位置,甩手一抛,两颗火红的铆钉像信号弹,在空中划出一条抛物线,另一人收到敲击信号,会目视前方,主动伸出手来,用带手柄的金属小撮箕,小撮箕口大底小,像个小喇叭,迎上前去,铛铛两下,两颗通红的铆钉稳稳地落入金属撮箕里,旁人看了心惊肉跳。

另一人接到铆钉,迅速用钢钳把冒着热气的红色铆钉夹出,装入铆孔里,用压铆机对准,按动按钮,压铆机发出数声哒哒的金属撞击声,特别的刺耳。就这样,一个铆钉才算安装完毕。

因为敞车旁的火炉位置是固定的,车辆的长度有15米多,铆孔遍布敞车的四周腰身,负责烧红铆钉的人需要不断地调整角度,精准发力,把烧红的铆钉抛到另一人的跟前。另一人必须眼疾手快,妥妥地接住这两颗火红的铆钉,稍有闪失,就会酿成伤亡事故。

可这样的事却从没发生过,这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,创造奇迹的就是这帮年轻人。

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场景时,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等他俩歇气的时候,我走上前去问他们,这样的绝技是怎样练就的,他俩笑着说:先拿没有加热烧红的铆钉反反复复地抛接训练半年,然后就出师了。

我好奇地问:“抛出去的火红铆钉一旦没有接住怎么办?”

他俩淡然说:“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发生过。这个活儿在配合,抛得要准,接得要稳。”

听他俩这么说,我打心眼里佩服。脑海中浮现出一句古诗: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
这件事过去二三十多年了,原株洲车辆厂现已改制为中车集团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,仍生产铁路敞车,铆工班还像过去一样操作吗?真想重游故地,一探究竟。

后来我看电视,播出惊险画面时,电视荧屏上总爱打出字幕:特技表演,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。原株洲车辆厂铆工班抛接火红的铆钉不也是特技表演吗?

年轻时候的一抹阳光

叶常青

年轻时,有一段时间我窝在家里,像是失群的孤雁,无根的浮萍,断线的风筝。我安慰自己这是每个青年都经历的一种短暂迷惘,但这种安慰没有很大的作用,直到翻到那本书。

在一次翻箱倒柜式的房间清理中,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一本《古本水浒传》上。那是高二学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的时候,在镇里的新华书店买的。因为是“闲书”的缘故,这《古本水浒传》便被带回家,塞进了书箱里。

我捡起书来,书页在大拇指拨弄下,像波浪似的翻动跳跃,并飘来一阵陈年墨纸的芬芳。哗哗的声响,像是母亲对迷失的孩子的亲切呼唤。我坐在杂乱的书堆里,随手一翻,目光就像金属遇到了磁铁一般被紧紧地吸引到起伏跌宕的情节当中。

“说时迟,那时快;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,忽然转身便走。蒋门神大怒,抢将来;被武松一飞脚踢起,踢中蒋门神的小腹上。双手按了,便蹲下去。武松一推,将蒋门神推倒,那只脚踢起,直飞到蒋门神额角上……”我徜徉在文字的海洋当中,仿佛与里面的英雄好汉一起生活,一起遭遇那些故事。一个多月来,郁积在心中的苦痛好像消逝了。

当奶奶在楼下叫我吃饭时,我才发觉一个上午的时间竟悄然过去了。我将书页轻轻地卷了个角,轻轻地合上书,抬起头,突然发现,有一抹阳光透过窗棂照过来,落在我杂乱的书堆里,亮亮地,暖暖地。我拉开门,迎面而来的阳光铺满一地。刹那间,我发现天空是那样地高远,鸟儿是那样地自在……抖抖身子,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

一本书居然让我的心情慢慢打开,好像生活又有了乐趣,那些语言,情节,那里面的人物,人物的命运,都进入我的大脑,我的命运,这也许就是读书的神奇魔力。遇到一本刚好喜欢的书是缘分和造化,就像在苦闷的时候能遇到让你茅塞顿开的话语一样。

从那天以后,我感到自己对书的依赖与日俱增。我几乎像饿汉见到面包,酒鬼见到酒,赌徒见到赌场一样,把家里能够找到的书都看了个遍,实在没书读的时候,拿起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也能读得津津有味。至今我还刻骨铭心地记住:“阳春白雪”“下里巴人”“曲高和寡”三个成语的意思及出处,因为第二年的高考,正好考了这三个成语。那年的秋天和冬天,无论是上山砍柴,还是在河滩淘沙,抑或是在地里放牛,再苦再累,我都没有放弃过自学。

只要一拿起书来,疲惫似乎就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以言状的轻松和享受。如今,想起那段放牛的日子,心里还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和诗意。那时我们村子里有十几头牛,秋冬农闲时节,每户按牛的数量,轮流着集中放牧。说来奇怪,轮着我放牛的时候,十之八九是晴天。

尤其是最后三次,我前后的两户人家,放牛的时候,不是阴风怒号,就是细雨霏霏,唯独我放牛的那两天,阳光灿烂。晒着暖洋洋的太阳,牛儿高兴地甩着尾巴,静静地咀嚼着稻茬或青草,不吵也不闹,我则在一边静静地看我的书,偶尔抬起头来,看看牛群、天空、远山,山顶上的白云。

天空不时地有鸟儿飞过……就像那段美好的日子,那抹阳光,那一本《水浒传》,那一段被泪水汗水浸润的青春,一直珍藏在心里,融入了我的生命,给我带来快乐,带来走向远方的力量和勇气。

花样年华

谭敏利

站在步入天命之年的门坎上,遥遥回望我的青春岁月,恍如隔世。然而许多与青春有关的记忆,却依然清晰如昨,那是一生中最美的花样年华。我拉开抽屉,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宝贝:五本读书笔记,两本抄歌本,一本毕业纪念册。它们见证了我早已远去的青春。

读书笔记本中许多熟悉的名字又出现在眼前。出现得最多的是舒婷、汪国真、席慕蓉、徐志摩,还有琼瑶和三毛。本子里抄写的,大都是出自这些名家作品里的文字。有时是一首诗,有时是一篇文章,有时只是一个片段或者一句话。我一直喜欢亲近文字,不管浪漫唯美,还是朴实无华,它们都是丰富我精神世界的营养。

有一本摘抄本的封面,已被岁月侵蚀出许多的白斑,上面写着几个字:丑小鸭的梦。对,这是我的梦。在那个年代,不仅仅是我,许多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孩女孩,都和我一样,拥有一个美丽的梦——文学梦。为了这个梦,我们都曾努力过,拼搏过。一晃三十年,这个梦虽然离我时远时近,却始终没有消失过。

与读书摘抄本的严肃认真真比较,两本抄歌本就显得轻松活泼多了。歌本里面抄的都是当年的流行歌曲。抄得最多的,还是齐秦的歌。我记得当时班里的同学最喜欢唱《大约在冬季》这首歌,“轻轻地,我将离开你,请将眼角的泪拭去……”每当有同学在下课时哼起这首歌,必定会引起很多同学的大合唱。歌里那种让人动容的离愁别绪,让临近毕业的我们,也多了几分感伤。有时会有一两个调皮的男生,在大家都唱《大约在冬季》的时候,突然吼一嗓子:“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……”那个想上又上不去的高音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气氛顿时从面临离别的忧伤,跳跃到活泼的快乐。现在想来,愁也好,乐也好,重要的是,青春岁月里,我们有过在一起的美好回忆,我们都能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想哭就哭,想笑就笑,想唱就唱。

看完歌本,我打开了毕业纪念册。第一页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毕业赠言——《致自己》:“你最大的优点是,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;你最大的缺点是,不愿意打开心扉。不管怎样,我愿永随于你,不止今生!”。哇,十八岁的自己居然这么感性,又这么理智,而且还挺爱自己,最后两句虽然文绉绉的,但却是年少的心声。

毕业纪念册的第二页,是班主任彭老师的留言:“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”。我明白,这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与期许。对未知的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,并且勇于去探索,去开拓,才会青春无悔,人生无憾。敬爱的老师啊,谢谢您的谆谆教诲,学生一直铭记在心,也一直努力践行。

把纪念册继续翻下去,是一张张充满青春气息的相片,一句句离别的不舍与祝福,虽然青涩,甚至有些幼稚,但如此纯真,动人。

合上毕业纪念册,封面上“如诗年华”这四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,嵌入我的心底。我把手覆上这四个字,轻轻地抚摸着,心中忍不住感慨万千。时光是握不住的沙,我们的如诗年华,我们的青春岁月,终将随着时光一去不复返。但如诗如醉的花样年华永在记忆中被珍藏。

青春 YOUNG FEEL NO REGRET 纪念册 GRADUATION

